

重识徐州

刘迪

提起徐州，淮北人会感到很亲切，因为自古徐淮为一家。《尚书·禹贡》中记载：“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海岱及淮惟徐州。”古代徐州区划北起泰山、南至淮河、西抵济水、东止黄海，今之淮北市境属徐州。

淮北西部山脉属云龙山余脉，被淮北人视为母亲山的相山，自徐州蜿蜒而来。同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淮北是距徐州最近的地级市。徐州和淮北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业缘相融。两地的交流从古至今，绵延流长。虽历经沧桑、盛衰更迭，却始终延续着密切的人际往来和社会联系。

2021年，国家作出苏浙城市帮扶皖北城市的重大部署，并安排徐州与淮北结对合作。2022年6月17日，徐州市与淮北市结对合作交流会在徐举行，两市签订了《结对合作帮扶协议》，这在徐淮两市协同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双方交流合作上升到了国家指导层面。按照协议，两市将在深入推进干部互派挂职、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搭建资本与项目对接平台、加强文化旅游合作等8大领域深入交流、拓展合作。

在此背景下，我经单位淮北市传媒中心推荐，前往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挂职锻炼。9月2日，我和同事上午7:30从淮北市区出发，不到一个小时便从连霍高速来到了徐州境内。车行路上，回忆慢慢涌上心头。

少时记忆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东濒黄海，西带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去过徐州之前，童年时期的我只能从书上和电视上了解徐州。

2001年，12岁的我第一次来徐州游玩。巍峨耸立的云龙山，秀峰环绕的云龙湖让人流连忘返。淮海战役纪念馆塔、九里山前古战场、拔剑泉、戏马台、龟山汉墓，每到一处人文古迹，便走进徐州的一页历史，感受到徐州的一段传奇。

徐州除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之外，还是一个以遍布全市的大小煤矿作为发展主导产业的工业城市。城区一根根的老烟囱冒着黑烟，蔚蓝的天空变得灰暗。“一城煤灰半城土”，让这座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给少时的我内心深处带来了一种厚重感。

大学期间，一位名叫蒋凯的室友来自徐州。他说，徐州是江苏北部最大的城市，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长三角的北大门，也是淮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为华夏九州之一，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两汉文化的发源地，言语间透露着身为徐州人的骄傲与自豪。这位室友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徐州本地人，他长相很斯文，豪爽的性格中还带着一丝江南人的温婉，给人一种很好相处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我忙于工作和生活，虽去过徐州多次，但都是短暂停留。这次长达数月的挂职锻炼，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千年古城。

华丽蝶变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坐落在徐州市云龙区，附近有一个大龙湖，在徐州挂职的日子里，我习惯一个人傍晚去湖边走走。

“表情请自然一点，再往前一点，这样可以让我把山、湖、城交融的意境拍进去。”秋日黄昏，我经常看到很多结婚的新人在大龙湖拍摄婚纱照。湖光山色，碧波荡漾，水天一色，草木葱茏，尤其是在日落时分，湖水被夕阳染红，半江瑟瑟半江红，充满了诗情画意，也难怪吸引了这么多新人前来拍照。

在徐州的主城区穿梭，你会看到房前屋后、庭中院内，以经济树木为主，结合空间实际、因地制宜，营造出的各具特色的绿色居住环境。徐州主城区，每步行十五分钟左右，就能找到一片绿地或是公园小憩。从新城区到老城区，“绿色”已经成为徐州最醒目、最浓烈的底色。这还是我年少记忆里的“一城煤灰半城土”的徐州吗？徐州华丽蝶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查阅了很多资料，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扮演着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角色，也是国内资源型城市的代表，长期进行着大规模、高强度的矿石开采。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对徐州的印象停留在“一城煤灰半城土”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徐州一度背上沉重的生态包袱。党的十八大以来，深感环境之痛的徐州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开始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关闭煤矿。同时，除了煤炭，近年来徐州还对钢铁、焦化、水泥、热电等多个传统产业进行了大幅压缩和关停。

此外，徐州做足了“山水”文章，通过实施“荒山绿化、显山露水、退渔还湖、宕口修复、生态湿地、去港还湖、扩湖增水”等生态项目，现在的徐州山环城、城依山，72座山峦连绵起伏，7大湖泊点缀其间，山水相连、交相辉映。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正是徐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力印证。城市涅槃变革，迎来由“黑”变“绿”的生态逆转。

携手追梦

行走在徐州的潘安湖，会觉得似曾相识。环顾湖畔，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宛如置身于淮北的绿色金湖。两地的湖，都是在采煤沉陷区打造的人工湖，如今已经成为两座城市的标志性风景，为淮北、徐州携手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了绿色发展的“底气”。

淮北、徐州两市同属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城市生态建设、绿色转型发展上异曲同工。徐州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呈现山水相融，“南秀北

雄”的城市姿态；淮北从煤城到“美城”，呈现出“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的城市特色风貌。

其实不止淮北和徐州，徐州周边的很多城市如枣庄、商丘等也都是资源型城市。大家同为淮海经济区城市，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的梦想。

1986年3月15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倡导下，淮海经济区首届市长专员会议在徐州召开，会议通过了《淮海经济区经济开发联合会章程》，宣告成立淮海经济区。淮海经济区横跨苏鲁豫皖四省，南连长三角，北接京津冀城市，向东可出海，向西直达中原城市群。尽管战略地位重要，但长期以来一直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处境。

2017年，国务院明确了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定位。

2018年10月6日，国务院批复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首次在国家重点区域规划中提出建设淮海经济区，并明确将淮海经济区作为重要引领带动板块。

2018年以来，由淮海经济区十个城市参加的协同发展机制正式建立，连续4年分别在徐州、淮北、菏泽、济宁召开协同发展座谈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广泛凝聚。

徐连客专全线开通运营，鲁南高铁、鲁南雄商高铁并行段、京沪高铁二通道、合宿新铁路、淮宿蚌和淮宿阜高速铁路等加快推进，徐菏高铁已纳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淮海经济区十市积极推动交通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落实落地，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列入国家年度重点规划编制计划，十市共同启动了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召开了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区域产业协同不断拓展拓深。

2021年12月20日，淮海经济区10市共同签署了《淮海经济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淮海合作区协同发展”列入2022年国家《计划报告》，这是国家《计划报告》首次将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此外，徐州目前正在推进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等淮海经济区重大功能性项目的建设。可以说，徐州正在逐渐增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这座历经千年兴衰的古城，已经跳出了“地级市思维”，一方面突破行政区划的约束，一方面依据国家政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俯视整个淮海经济区来谋划和布局。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徐州与淮北这对互相帮扶合作的“兄弟城市”，将一起携手开启追梦的新篇章。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与淮海经济区的城市群协同合作，相信淮海经济区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乡村新见（组诗）

郝芬

玉米

玉米躺在大地
就像婴孩躺在母亲的怀抱
舒适，安逸
还记得那些与风搏，与雨斗
与干旱搏斗的日子吗
柔韧的秸秆
弯了一次又一次腰
在风雨烈焰前
一次又一次挺起
高昂的头颅，举着红彤彤的火把
就像农人的手臂
擎着不灭的火种
在鼎沸的机声中
终于落下帷幕
金色的米粒就是金色的希望
来年又是一片新绿

孩子

孩子的笑声最能治愈
治愈无望的生活
治愈干涸的心灵
有多少个孩子就有多少种幸福的生活
有多少个孩子就撑起多少个幸福的家庭
何况，这些可爱的孩子啊
与多年前的少年已截然不同
他们没有低头不敢看人的卑微
他们没有见人不敢说话的羞涩
他们健康、活泼、阳光、欢乐
他们开拓创新
他们多才多艺
唱歌、跳舞、拼图、做模型
他们在古诗词里穿越
他们在歌唱祖国的歌声里放飞
他们在科技王国里畅游
有他们真好啊
这些希望的禾苗
长在祖国的版图上
收获的季节里
他们又长成沉甸甸的硕果

文明

文明是什么
文明不只是宽阔的道路
文明不只是整齐的房屋
文明更不只是鲜亮的衣着
虽然，这些都有了
但是，文明拥有的更多
不信，你去全国文明村镇走一走
那里的房屋粉墙红瓦
那里的树木葱葱碧绿
那里的桂花馨香入脾
那里的石榴红灯笼一样压弯了枝头
这些还都不够文明
文明是孩子们响亮清脆的读书声
文明是对百姓体贴入微的服务
文明是农人们脸上绽放的自信的笑容
文明是深刻骨髓里的，深厚文化的
代代传承

临涣的舌尖

李世剑

二百年的咸菜
六百年的棒棒茶
这吃喝的味道
俨然变成了文化

清凌凌的浍河水
飞出的不仅是鲤鱼
那平常的临涣人
端出来是银鱼大虾

绿茵茵的大平原
跑着白白的山羊
嘎嘎叫的红公鸡
伸着头的鹅和鸭

拍一盘清脆的黄瓜
来一盘脆香的花生
烙馍卷起豆腐乳
喝起一碗羊肉汤

不吃临涣马蹄烧饼
那就没有来过临涣
没尝临涣培乳肉
那就遗憾梦想

听大鼓喝茶
去茶馆拍艺术大片
谈生意敬茶
去临涣看茶艺表演

从早到晚
最想到是豆杂面
从春到秋
麻油香到冬天

韭菜盒子胡辣汤
大块牛肉炒小鸡
游客挚爱老字号
临涣的舌尖超赞

太行的“书签”

姚中华

夜宿山村，早晨被一声声雄鸡报晓唤醒。室外刚刚露出熹微的晨光，房东已经生火烹制农家的早餐。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偏僻古老村落，人们日常起居依旧遵循着最原始的生物法则。

山村名叫双底村，坐落在南太行深处一处山坳里，四面皆山，形如巨屏，崔巍高耸，像是有意挡住山里人的出行，让人望而却步，又令人心生敬畏。一条蜿蜒在深涧沟壑中的公路，像一条丝带，一头连接着村庄，一头连接着村外的世界。村子背后，是高耸陡峭的山崖。

我们要踏寻的白陞古道，就在山崖之上。

这是太行山中最古老的古道之一。太行山纵横八百余里，像一条苍莽的巨龙，躺卧在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西部是黄土漫漫的山西高原，东部是坦荡如砥的华北平原，太行山成了两处迥然不同地形地貌的天然分界线，这也造就了我东部地形中所谓的第二、第三级阶梯。走进太行，才知道人们常常用“巍巍太行”并非夸张之词，一座座高山，或峰峦叠嶂，或绵延横亘，壮阔奇伟，只在山体之间，偶尔出现断裂，形成壁立千仞的峡谷。这些峡谷，像山崩地裂后生成的巨大缝隙，又像是大山洞开的缺口，它在太行山被称为“陞”。晋人郭缘生《述征记》中记载：“太行山首始于河内（今河南沁阳），北至幽州（今北京），凡有八陞，是山凡中断皆曰陞。”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太行山八条陞，也成为人们穿越这条山脉最原始、最古老的八条通道。白陞是太行山从南到北“八陞”中的第三陞。

踏着晨光，绕过双底村几户农家院落，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通往村后的山崖，这是进入古道最便捷的人口。行至不远处，眼前出现一处山门，规模不大，黑顶白墙，门洞上方有“晋门”二字。我不知道，在古人眼中，是否意味着通过此门便是进入到晋地境内。按照现在行政区划划分，白陞古道是从山西晋城市陵川县马圪当乡双底村，到河南辉县薄壁乡孟门关，全程百余里。据考证，白陞在春秋时期已有文字记载，迄今已有2550年的历史。古道从时光深处走来，绝大部分路段已经废弃，只有山西陵川马圪当乡双底村悬崖上大约五公里路段，原始路况保存最为完好。

进入古道，路旁有一块红底白字的指示牌，上书“白陞古道七十二拐”。拐，是指拐弯处。从山下至悬崖古道上段，要经过七十二道拐，这是特殊地形造就白陞古道最为奇特的路段，也是古人修筑这条古道智慧的体现。一路攀爬而上，道路呈“之”字形，每一条“之”字边的长度，稍长的有五六十米，短则两三米，这样的迂回曲直上行，既减缓了上行陡坡的压力，又解决了下行陡险的难题，与如今修在大山中的盘山公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陞古道路面宽不过两米，这在古代似乎恰好是一部独轮车或驴马行走的宽度。路面的石头已经风化成细碎的石子，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隔几步就有一个高出路面两三公分高的隔断。这些小隔断也是修路者匠心所在，它们既可防滑，也能阻挡雨水对路面的冲击，看似微不足道，却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抵御岁月风雨的侵蚀。这段古道历经千年的雨雪冰霜，风吹日晒，路基基本完好，只有路旁石头垒砌的半米多高的石墙，许多地方已经风化脱落。

古老的路径上，长满了说不上名字的花草，它们凭零星的泥土，从碎石的缝隙中探露出娇小的身姿，一丛丛，一簇簇，葳蕤生长。虽然季节已经进入深秋，依然有花草开出一朵朵娇艳的小花，引得不知名的虫蝶围着它们翩翩起舞。路旁两侧，那些扎根在石缝间的树木，似乎在互相攀比着坚韧与顽强，用一种令人敬佩的姿势，传递着生命的接力。在一处突出的悬崖上，一株古榆树伸展着枝叶，造型颇似黄山迎客松，一阵山风吹来，展现出骄人的身姿。

古道上人迹罕至，只有这些葳蕤的花草和树木，日复一年忠诚履行着护卫的职责，默默陪伴着古道隐入岁月的烟尘。我们能抵达一座山的高度，却不能解读这些花草

树木与古道与大山有着怎样的情缘和约定。

七十二拐的每一道拐弯处，石头上都标注着拐弯的数字，提示着人们行进的位置。快到顶部，有一座废弃的土地庙，残垣断壁间立着一个供奉的神龛，旁边一块断碑上凿刻着“界碑”两个字。仔细看，一旁还有一行勉强可以识得的小字：“小陞之巅，钟馨号风，香烟舍树，昔为山神祠，诚当两省之要害，是属往来之……”从落款“大清嘉庆十八年二月十六日”看，此碑是清朝人所立，“界碑”二字应该是指这里是山西与河南的交界。距离土地庙不远处，还有一处供人歇脚的四角凉亭，面对峡谷，背靠悬崖。坐在亭中石凳上，既能感受习习山风，拂去攀爬的疲倦，也能体验山间的寂静空寥，让人联想起“空山不见人”的幽静。唯有不知名的山雀在崖谷间发出清脆欢快的鸣叫声。

爬上七十二拐，海拔高度陡升了四百多米，古道路面虽然变得相对平缓，行走却极为惊险。探身望去，一侧悬崖无底，一侧峭壁入天，古道蜿蜒于峡间，游走于岩坎，像是悬挂在山崖旁，难怪有人把此段古道称之为“悬天古道”。绝壁之下，巨大的山体像是被一把神奇的刀斧从中劈开，裂出一条壁立千仞的沟壑，也形成一条天然的通道，当地人称为黑毛沟。如今，它是南太行围困山天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70年代，在黑毛沟公路修通之前，白陞古道是从河南孟门关进入山西的唯一通道，来往于晋豫两地的人们或推着独轮车，或赶着驴马，穿行于古道。他们将岁月留在身后，却将一路艰辛印刻在古道上，路面那些被无数人脚步和驴马的蹄子踏出的深深凹槽就是最好的佐证。黑毛沟公路修通后，古道才逐渐闲置下来，成为大山深处一道永痕的印记。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太行山为“天下之脊”，感叹“得太行山而得天下”。白陞古道在太行的时空中已经呈现了两千多年，尽管后人无从考证古道为何人修建，但发生在这里的古代故事却有据可考。春秋时期，群雄逐鹿中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齐庄公息车束马，“入孟门、登太行”，兵分两路，率军伐晋，占领朝歌，其中一路走的正是这条古道。东汉末年，一代枭雄曹操围临漳，击袁尚，东出太行。面对巍巍大山，他壮怀激烈，发出“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崔嵬！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感叹。

晋末宋初，北府军大将刘裕数次率兵北伐慕容燕，走的也是这条古道。刘裕后来成为南朝宋的皇帝，史称宋武帝。他率兵征战让文人郭缘生一路跟随，不仅记下他攻城拔寨的功勋，也记下一路所经过的山川风貌，风俗人情，从而为后人留下一部珍贵的《述征记》。

从商周到明清，历朝历代的战事太行山似乎从未缺席，而战事绝大多数是在陞道路上演。

烽火消散，古道上又出现商贾们繁忙而匆急的身影。当年，名扬天下的晋商，由此道将大西北的皮货、山珍等运往中原，又将黄河、长江流域的盐铁等运往晋陕，销往燕北一带。白陞古道路旁有一处残存的界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古道上曾经的繁忙景象：“凡陞（长治）泽（晋城）两郡，自西北而来者熙熙攘攘，莫不由之。”商旅马帮的铃声震撼着远近山岭，一度是古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古道不仅是战略的要冲、商贾的捷径，也是传播文化的走廊。东汉时期，天然两位高僧从洛阳白马寺，手捧佛经，穿越古道，来到太行深处，看到五峰耸立，认定这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于是建筑寺院，讲经说法。从此，五台山香火缭绕，千年不绝。

走完古道最原始的路径，开车沿着黑毛沟公路离开双底村。我忽然觉得，巍巍太行，古朴雄浑，如果把它比喻成一部厚重的大书，那么，白陞古道就是这本大书中的一枚书签，虽然沾染了岁月的沧桑，却是走进太行、读懂太行最便捷的途径。



暮色南湖 ■ 摄影 方好